

現代哲學史叢書

斐希德平生及其哲學

江天驥譯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780
70
教員閱
專用

784.3

406708 1142



現代哲學叢書

斐希德平生及其哲學

江天麟 著



FUDAN JPZ00000251629 復旦圖書館

獨立出版社印行



譯者弁言

近代德意志的統一，是經過緩慢的過程，仗着普魯士的領導，在政治軍事教育文化各方面，俱有賢明的領袖人物，殫精竭慮，從事除舊革新，勵精圖治，尤要者是民族精神的發揚，卒經過幾次的對外戰爭，於一八七一年完成統一大業。吾國自清末以來的一段歷史，和德意志很相似，各方實力派的割據雄，培植私人勢力，無視全國利益，內爭不息，外禍頻仍，社會的腐敗，道德的墮落，尤其是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比德意志當日有過之而不及，德意志民族自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後，即那有名無實的統一也不予維持，萊因同盟成立，五諸邦淪為法國的附庸，普奧又不和，有如素人視肥人之肥瘠，故一八〇六年秋，拿破崙重兵壓境，普魯士一敗塗地，柏林亦告失陷，則德意志當日環境的困厄，實較吾人為尤甚。但德意志在這個環境，適有康德、費希德、謝林、黑格爾幾位偉大的唯心論哲學家，由於他們的努力，在德意志民族這末真正統一之前，先應意志民族最艱重之時，已在思想上實現德意志民族的團結，實現民族精神的獨立與自由，按這個偉大的唯心論哲學，實在德意志民族復興的源泉，反觀我國，在國難當中，我們雖沒有產生像德意志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但自抗戰以來，我們在實際上却已實現全民的真正統一，全民族在賢明領袖領導之下，朝着一個目標共圖勢力。故今日我們更要在思想上精神上尋求偉大的發言人，

SWT327/15

繼承本國的哲學遺產，吸收德意志的健能思想，建立我國的民族復興的哲學，則我們最後勝利的實現，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將可一蹴而足，無需乎像近代德意志走那磨練曲的迂緩的道路了。

在德國民族復興時期的哲學家中間，提倡民族精神最力，而且以其行為表現愛國救國的最大熱心者，有推裴希德。有名的「對德意志國民講演」就是一篇德國民族復興的宣言，這是當敵人監視之下，在柏林演講時，以宗教般的熱情，闡揚德意志精神的偉大，力主在精神上求復興之途徑。這是先知一般的聲音，預告希德德國運動的成功。在實際行為上，裴希德於一八〇六年和一八一三年曾習士兩次對外戰爭中，曾請求加入軍隊去做宣傳員，冀得直接對衛國戰士們發揮其天生口才，不願在後方過比較舒適的生活，僅可在大學中作學術演講或鼓勵學者獻身偉大戰事；他的請求雖未邀准，而這種愛國熱忱，實在令百世之下，尤聞風興起。且看他說：「一個民族必經過戰爭，經過共同奮鬥而成為一個民族。凡不參加此次（一八一三年）戰爭者，乃藉法令之力所不能歸入德意志民族內者也」。這句話何等合理，何等明澈！在吾國今日對敵人作存亡絕續的鬥爭當中，這句至理名言，實是吾人最好的座右銘。

本書為「哲學經典叢書」之一，一八八一年出版，原著者阿丹遜（R. Adamson）是格拉哥斯哥大學教授。我譯本書的動機是有這兩層：一方面要介紹本人的一生就是英雄的歌

缺3-末

目次

譯者弁言	………	一
第一章 導言	………	一
第二章 青年時代與初期奮鬥	………	七
第三章 任耶拿教授時期	………	三七
第四章 柏林與解放戰爭	………	五七
第一節 在柏林之交友與文學活動（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六年）	………	五八
第二節 普魯士之陷落與復興：柏林大學	………	七一
第三節 解放戰爭：斐希德之死	………	八九

第五章 斐希德哲學的一般觀念……………九四

第六章 「知識學」之前期形式……………一一一

第一節 獨斷論與觀念論……………一一一

第二節 歷史的先導者：斯賓諾莎與康德……………一二六

第三節 知識學說第一原理……………一三六

第四節 此系說的發展……………一四五

第七章 知識學之後期形式……………一六八

第八章 結語……………一九一

發展吻合，此兩大事件就是——始源於法國的政治思想之革命，及德意志的理智運動之誕生。他一生事業就在他對推進這些運動所負的使命，而他的名譽之不朽，便必須憑藉他對於它們的重要貢獻，及此等貢獻以何方式實現出來。

政治和社會組織的革命及理智生活的新方式在德國之興起，兩者在外表上雖然有很大差異——因它們屬於實際活動的互別範圍——但是基本上却是一致的，不僅就它們的最終目的而論，即就它們所由出發的觀念而論亦然。兩者都有改造的性質；兩者的新建築的基礎都求之於共同普遍的人權自決。法國革命的新政治觀念——這觀念很清楚地表現於民約論中，雖則帶有矛盾——就是認人是構成國家的單位，天然地就賦有某種原本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據此觀點，則個人不再認為是由於歷史的偶然而接受一切國家權利，公民中間等級的區別不再僅以歷史的根據而被承認；國家本身被看作一個機構，一切個人的原本權利在此機構內並經過此機構而得到適當和充分的表現；而關於判定國家組織的方式的最後標準置於個人的理性中。這樣看來整個政治便不是個人的權宜意願的衝突的偶然結果，却是有共同性格，有原始和平等權利的各個人的聯合意志（*Conjoint Will*）的必然產物。個人被認為不是純粹權宜的幻想的化身，却是某種的共通天性的表現，他有固有不可廢除的權利來發展此天性。像這樣的一個學說當然易被濫用，因理性的自由的觀念容易流於，而在歷史上也確曾流於，僅是意志的權力的顯揚；而其中的積極成分，個人的抽象權利的觀

否，也許需要許多修正；但這總是以前政治的理論與實際的重大進步。

當你檢討着德國的新理智運動的一般特性，特別在哲學的領域內，最觸目的就是在根本觀念上與剛才指出的特性的近似。康德在思辨的和倫理的研究所著當中，其努力的本意就在指出究極的單位，即意識的主體，不是沒有內在特性的純粹原子，僅從外界接受一切知識，並單獨由於其個體衝動與外界事物之間的自然關係而被迫行動。據他看來，能思想主體的性質在知識及行動兩者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因素。他力求表示出，在一切知識中，有一個共同成分由認知的或意識的主體的本質而來；在一切行動中，必須的成分是意志在共同普遍律令下有自覺的運用。這樣地在康德的哲學中，理智的和倫理的判斷兩者的最後標準，實在就是個人，但只是含有普遍的或共同的特性的個人。在這其共同成分所提供的基礎上，哲學便能進而再建那曾為休謨的思辯原子論所創留的東西了。

在純文學方面，要想比較異同，本身就很困難，故在此方面理智的努力的本質有無相似處，殊不易加以確切的說明。但在此時期的文藝中，似仍以各種不同的程度顯示出對表現人生的普遍共同成分的同樣趨勢，以別於為早期十八世紀文學特色的對渺小的、個人的、和偶然的目的與事端的處理。如果一時找不出例證來，則可由考察初期浪漫派作品中對於這個原則的過度發揮而得證實。不是每個人都能把康德和萊辛德的弓張開的；認識人自覺是真與善的最終測驗這哲學原則，對於脆弱的心靈便成為道德和智識的懷疑論的實際

篇言了。費希特感念已消失不見，希望而可爲人生的目的者只有個人的自身的幻想的滿足。「威廉·羅維爾」(Wilhelm Lovell)——按該書是文庫題爲威廉·羅佛爾君的歷史Geschichte des Herrn Wilhelm Lovell，一七九三年，及一七九五至一七九六年出版。初期浪漫派詩人歌克Ludwig Tieck 1779—1853所著，是個第一等重要小說，裏面描寫一個第二期懷疑，沒有信仰的合理主義者的代表羅佛爾，結果犯了罪，被了處，他認識過去的錯誤，乃決意重新自創以渡過難關。——譯者)不過是康德系統的隨意的遊戲文章。「盧特維」(Lutewide)，是初期浪漫派神學家萊希特Lutewide's Last 1772—1823所著，讀過已由戀愛的一部小說，一七九九年出版時曾引起小小風波，——譯者)却是斐希特和歌克二人共同創作的愛用了。

這四部運動的歷史成果在性質上曾有很大差異，至少在範圍如此。一方面，政治革命及其變革是國家組織的破壞，使德意志人心驚慌失措，不得不接受一個否則仍會長期宣佈的假象——中統一的單純的德國權力的觀念。歷史充分地證明給我們看，常是基於我們由於能夠所以做德國的事實之必然性，一個觀念反會從人生的現實中獲得其自身的位置。那是浪漫派所說的，猶如民族的統一爲其愛國的熱誠在本世紀(按指十九世紀)之地用雄辯的言詞表達過的，已經過許多動搖和奮鬥而實現出來，蓋由於外力的壓迫而由於對這個觀念的一致接受。儘管事實如此，儘管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在內在的特性上與斐希特

在著名一請願書中召集全國人愛國的國家，有怎樣大的意義，凡是感到其國家統一的重
大意義的德國人，這有一種能夠不遺餘地發揮其熱誠的心，回顧這個難得的理想家，他以
一個哲學家的底蘊和一個愛國者的熱心，用一種形式證明現今已供其地實現了國家的
輪廓來。斐希德在這個運動中所負的責任是不朽的名譽的保證了。

在另一方面，由康德所開創的思想運動仍遠未揚揚其自身力量。假使說它已開始產
生其豐滿的果實。這裏斐希德所作的諸貢獻是重要的，它們構成那個德國地將康德所提出
的完整的哲學觀底不可分的一部分，這到底，使會明瞭。然而哲學家的斐希德的工作決
不是一個完成的整體，甚至他自己也不認為已經完成。他的活動的水恆收穫已被吸收於無
格爾哲學中，此哲學不外是康德諸原理之更適合的製作。因此，也許就斐希德系統之爲一
系統而論不會產出比它在哲學史上已作過的更重大的任務。它曾開明了許多在康德還很隱
晦的部分；它曾盡力擴大了為康德系統特色的哲學方法；它又曾促成了由康德與黑格爾的
轉變。它所作過的不曾超過這些，也不能超過的。因此，何以斐希德的名譽應與愛國的
和實際的努力較之其思想的勞作者為多，便非沒有某種歷史的理由了。

關於斐希德的生活，其子 I. H. 斐希德所著傳記：「J. G. 斐希德的盛況與文學
通信集」(J. G. Eichers Leben und literarisches Erbe) 共兩卷，一八六二
年出第二版，已供給了充分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而作的興味濃厚的小冊就是英語譯著早已

見到的斯密博士 (Dr. W. Smith) 底「斐希德懷念」 (Memoir of Fichte, 一八七三年第三版)。可補足 I. H. 斐希德作品的不完備者有韋浩特 (Weinhold) 著「J. G. 斐希德及其親屬的四十八封書信」 (Achtundvierzig Briefe von J. G. Fichte an seinen Verwandten, 一八七〇) 和諾克 (Nock) 著「J. G. 斐希德的生活、學問與活動」 (J. G. Fichte nach seinem Leben, Leeren und Wirken)。後者雖則有點惡意却是很有趣味的。

這位哲學家的全集共十一大卷。最後三卷遺著，主要內容都是演講稿，一八三四至三五年由 I. H. 斐希德出版。其他著作大部分都已分別出版單行本，亦於一八四五至四六年由 I. H. 斐希德加以搜集、編排、和編輯的工作。這次編排是有系統的，但非全無錯誤。斐希德通俗著述中幾種較重要的曾由斯密博士以秀麗文筆和純熟技巧譯成英文。美國也出版有這位哲學家某些著作的譯本，該國內對德國思想的熱烈研究得力於恩辨哲學雜誌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編輯哈里斯博士 (Dr. W. T. Harris) 以不倦精神和犧牲熱情來提倡。討論斐希德系統的英語著作尚付厥如：德語方面闡解得最好者有萊威 (Loewe)、福拉格 (Forlage)、愛德曼 (Edmann)、和斐雪 (Kuno Fischer) 諸家。

第二章 青年時代與初期的奮鬥

一、誕生與教育

約翰·葛脫里比·斐希德 (Johanne Gottlieb Fichte) 在一七六二年五月十九日生於薩克遜·露薩第 (Saxony-Lusatia) 的拉曼勞 (Rummenau) 地方。拉曼勞這個小村莊位置在比梳佛斯維特 (Bischofswerda) 和卡曼茲 (Camenitz) 之間景色如畫的鄉間，樹林蔥秀，水源充足，不遠處便是把邁森 (Meissen) 和上露薩第 (Upper Lusatia) 劃分開的邊界。據斐希德一家傳說稱，有一個在阿都夫 (Gustavus Adolphus)——宗教戰爭時代的瑞典國王——(譯音) 部下軍隊中服務的瑞典軍曹，在此地附近的前哨戰中受了傷，便被他的弟兄們遺落在這裏，受本村中一個善心的路德信徒的看護。健康逐漸恢復了，這個生客還不肯離開去，他繼續寄住在他處好客的恩人籬下。跟這一家的女兒結了婚，既然在宗教的立場上兩個兒子都死光了，他便承繼過來這一家的所有的一小塊田地。這個由北方移殖來此的人便發出斐希德姓的許多家，即在以禁止浮嫖和爲人公正著名的鄰近一帶內，他們的剛直和純厚也特別出名。

這位哲學家的前父是留仁拉越村村的姑祖西恩一後裔，他耕種着小小的祖傳田園，另

外還做賣麻線帶子的生意，這是用他自己的紡車紡織的。他的兒子麥希德（Charles McHardy）很小年紀便送到鄰近的普爾莊（Purton）去，跟一個富有而極端精實而又最嚴厲的做了學徒。照看一切時代新動學徒的棉絲，麥希德和他主人的女兒結婚，結了婚的芳心；但這位本鎮財主却認這門婿婿並非門當戶對，要他各處，不是沒有經過許多挫折的。祇依他的女婿小打算在普爾莊定下的條件，他才勉強地答應了。麥希德只得帶他的新娘回家侍奉父親，他用她的嫁奩給自己在拉曼勞村造了一所房子，並安排紡織在裏面，這屋子至今還歸他的後代所有。在一七二二年五月九日生下他們的長子，約翰·葛脫里比，跟着很快地又生了六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試搜尋麥希德信札裏說到他的雙親的地方來看，顯然這婚姻並不盡然是幸福的。麥希德夫人似乎決未能真的忘却她自己跟一個卑賤的農夫又是手工匠結合，是很大的屈就。她很自然地染有內地小城鎮富有階級的性情：驕傲和狹隘樣樣都齊備。她的脾氣：固執，急躁，又怪癖，支配着她丈夫較軟弱較溫順的性格，她便愈顯頭足地成了這一家之主了。她長子的性格主要特點很像她，但他還添上主張堅定和沉默，他們兩意志上便時常發生痛苦的衝突了。這母親像許多同一環境中的蘇格蘭主婦一般，她的「大野心」是看見自己兒子做了尊嚴的教士，許多年以來環境也使他和他這顆心願吻合。當他逐漸改變其見解，覺得自己愈來愈不喜歡做教士的生涯，他和母親的關係便愈來愈緊張而不快了。命運使他很小年紀

便遠離鄉井，他很罕有機會遭到三妻妾。但在關於自己前程下了最後決心後，即是這偶然的接觸也動搖了。

麥希遜很早便開始由父親授以基本教育，他的父親在日間工作完畢後，便教這少年把成語、講詩讀到能默記出來的程度，又把自己在薩克遜(Saxons)和佛蘭德人(Franks)的歷史，做學徒的經歷講給他聽。對他的訓練還更重要的，就是這少年對於鄉村教堂中每禮拜的宣講表現好奇的濃厚興味。他會高聲地把這些講詞這樣地背出來，幾乎不發一字，單見這個不僅是被動地強記的，却又是自動地想像的努力。堅強的記憶力，極端愛好閱讀，沉思默想，及探尋誠懇的道德品性，這一切在他很小年紀時便顯出他是有特別稟賦的孩子了。當他大約七歲時，有一件講到他這時期生活的故事，很能表現他的特性而值得注意的。他的父親從鄰近市集帶回一本「不能傷的西格佛里」(Invulnerable Siegfried)——按：格佛里出於德國中古長詩之Siegfried，乃日爾曼英雄之名，他曾殺一龍而浴於其血中，遂使自己除胸肩間外不至受傷。——譯者)的著名故事給他。他愛讀這本書，這已證明可信他的心思，鼓動他開始忘却其他工作了；於是他決心要毀滅這致惡之由，而使自已脫離了誘惑。他靜靜地秘密地拿出這本小書來，在經過一場內心的苦鬥之後，提起他的勇氣把這書投入溪流旁流過的小河裏了。當他看見流水把這小寶貝帶走了，他禁不住哭出聲來；但當他父親詢問這事情是怎樣發生的，他却不敢解釋，寧願忍受誤會和痛

苦，也不爲自己感到是對的事情辯護，這正如在日後他往往有的情形，後來他的父親打算再給他一本同類的書，他却懇求父親還是把這書送給他的一個兄弟吧，他實在不要再受這樣的誘惑了。

這少年天性是這樣，如果沒有一個偶然的機緣使他轉入人生更廣大的天地中去，而給予他一個充分發展的機會，他便會在狹窄的環境中長大起來，正直能幹，在同伴當中也很出色，但却大材小用，未免可惜了。近邁森的七株橡地方一位地主彌爾體慈（Freiherr von Miliß）在一千七百一十一年一個禮拜日偶然來到拉曼努探訪霍夫曼（Von Hofmann）一家，來遲了，不及聽到他很爲佩服的鄉村教師的演講，他表示惋惜，便有人告訴他這個損失很易彌補，因在村中有一小童能夠把所講過的任何演說逐字背出來。小斐希德果然被喚來了，而彌爾體慈聽過大受感動，致使他即刻向小童父母提議，如果他們肯交這孩子讓他去管，他願担负這孩子的教育費。他們不加反對，斐希德便立刻被他的恩人帶到七株橡來了。

他這個新家裏的環境，他新的生活方式的種種拘束，最初很使這個小孩心裏不快，他善心的保護人決定最好還是把他託付給近邁森的尼達勞（Niederau）地方的克理培（Klemp）教師。他在此地逗留將近三年，得還沒有孩子的牧師夫婦十分愛護，把基本經書都完全打好基礎了。在一七七四年似乎他會匆匆間進了邁森的公立小學，但這事在他傳記內不